

诗意彝村

吕巧

秋末冬初，树叶将落未落，天气微凉。这是南方一年中最好的季节。朋友说想找一个远离城市，风景独好的小村，静谧安宁地享受几时闲适的光阴。“小三家村”，我不假思索！小三家村位于巍山县东山，是倚山而建的彝族山村。这里有独有的山区自然风光，民风淳朴。村里有芦笙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，有彝族打歌传承人，还有彝族打歌传习所。

一个午后，我陪着朋友驾车前往小三家村。上山的路弯弯曲曲，行到高处，云环雾绕。绕过一山又一山，一座倚山而建的村庄从茂密的山林中隐现出来。房前屋后种着各种果树，虽是初冬，红雪梨、核桃、柿子等果子还挂在枝头，映衬着碧蓝高远的天空。远处的山林呈现黄、橙、红不同的色彩，意犹未尽的秋意还留在这里。

村庄宁静，不时有熟透的梨和核桃从树上被风吹落，“啪”一声掉落在地上，梨汁水四溅，核桃的青壳也应声而破。我拾起两枚核桃，放在掌心合掌挤压，薄脆的核桃壳就碎了，核桃仁破壳而出。我尝了一枚，香甜可口。另一枚给朋友吃，她连说好吃。我俩一路捡着掉在地上的核桃，嚼着香

甜的核桃仁，不觉已走进村子。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”步入小三家村，迎面走来几位身着彝族服饰的女子，恍如一簇簇红艳艳的花朵开在我眼前，脑子里不由得蹦出了这句诗来。女子们盛装结伴，想来是要去哪家做客吧。

远远地听到女孩们银铃般的笑声。循着声音我们快步向前，转过院墙，眼前一亮，七八个身着彝族服饰的小女孩正在院子里嬉笑玩乐。红色艳丽的身影伴随着笑声在我眼前穿梭闪过。女孩们的服装以大红为主色调，刺绣大朵红花和片片绿叶，好看的帽子挂着许多饰品，跑动起来叮当作响。当发现我的相机镜头对着她们时，慢慢收住脚步停止嬉闹，羞涩而好奇。火红的服饰和一张张红扑扑稚嫩的小脸，成为夕阳下那抹最美丽的晚霞。

朋友给女孩们看相机里刚刚为她们拍摄的照片，随后重又拍了几次，大家便熟识起来。女孩们叽叽喳喳地争着说，今天是村里一位奶奶过九十大寿。我们转身，看到两扇敞开的木门里一个炊烟袅袅的院子，妇女们忙碌着炒菜，男人们则穿梭

往来地忙着上菜。客人们或许都是本村人，相互熟悉，笑眯眯地交谈着。女子们盛装出席，坐在烟雾缭绕的院里，有一种烟火人间的靓丽和生动。

吃饭的客人围成一圈唱歌。一位慈眉善目的奶奶笑眯眯地坐在堂屋正中，衣着崭新。她身旁一位中年妇女注意到了站在门中张望的我们，走过来问我们“吃过饭没有，朋友答已吃早饭，女子笑了，说现在吃的是午饭。一边说笑着，一边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参加，我们盛情难却，跟着进了院子。

饭桌上有酒有肉，“坨坨肉”膘肥体厚，彰显山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性格。一大钵头碧绿的大青菜极其鲜嫩，土碗里焖南瓜甜糯可口。朋友受到的夸奖表情让同桌的客人捂嘴而笑。

院子里的打歌越发热烈了，我们也挤入了打歌队伍。芦笙的音调从悠扬转为明快，舞大刀的男子舞风一变，显得粗犷豪迈。大家的脚步和着大刀点地的声音，更加铿锵有力。打歌的男女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全情投入，不仅步伐一致、步调整齐，连转身、摆手都仿佛经过排练似的整齐划一。相互之间不会碰撞，更不会踩到对方。只有

我和朋友，怎么也跟不上大家的节奏，像两只猴子似的在队伍里乱蹦。

在这欢乐的队伍里，大家手牵手踩着节奏一起跳舞。我的手与一位女子相握，虽然我频频出错，抬腿的时候还不小心踢到她，可她依然紧握我的手，耐心地提示我抬脚、放脚、勾脚……日常劳作和生活的艰辛，让她的双手粗糙而坚实，然而从她掌心传递过来的温度，有一种朴实的温暖。她脸上洋溢的笑容，像这喜庆的日子一样，欢喜幸福，朴素甜美。在她的引导下，不一会我便能熟练地踩着节奏跳舞了。

暮色渐沉，远处的山林收起黄、橙、红不同的色彩，以或深或浅的灰与黑融入夜色中。有人从灶膛里铲出烧得正旺的炭火放进大火盆，围着温暖的热火盆，不断有人加入进来，打歌的热情愈发高涨。

返程的路上，山风将悠悠芦笙低回的旋律传出很远，仿佛是一曲悠扬的送别。夜色中，朋友还在回味刚学会的打歌调，轻声哼唱着。她说彝族女子穿绣花鞋的舞步如同跳动的音符，打歌是她们在大地上谱写的最美妙的乐章。

苍山杜鹃 | 张洪能

鸟鸣深树 或有杜鹃
花开山涧 或有杜鹃

它们有的是高大乔木
有的是低矮灌丛
有的开鲜艳的红花
有的开淡雅的紫花 白花
它们色彩缤纷 风一吹
就有缤纷的花雨落下

在苍山 纵使也有
公主与猎人的千古一爱
但杜鹃鸟不曾啼血
杜鹃花也不悲情

俯首是蔚蓝的洱海
抬头是湛蓝的天空
更有山茶 野菊的加持
知识或生活里的小情绪
拴不住你飞翔的愉悦

写给冬天的大海 | 李文义

我所思念的海 是冬天里
我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
走在洱海边上 看过的海

这一路走来 溢满花朵和落叶
仿佛所有的过往 交集的悲喜
那欲言又止的欢笑和莫名的悲伤
都融入蓝天外的 蓝 暖阳下的暖
天空外的天 繁花树影下
你飞舞的长发随风飘扬
依然是你初见时的模样
海上泛起的涟漪 是爱的波澜
两颗心依偎在一起 就不怕
寒冷和孤单 就不怕风吹雨打

我想与你走到大海的尽头
我想与你翻山越岭
最后在美丽的夕阳里
一起讲说和回忆着
我们曾经经历的点点滴滴
那些仅属于我们之间的往事

红叶 | 郭美芬

指尖划过光阴
平淡如水的日子
总在四季轮回中写满离殇
试问清风明月
霜冻是否难以润渡
那就让一枚红叶做扁舟
去寻找灵魂和归宿的岸轮

清露化霜的季节
山远天高烟水寒
站在初冬回眸秋日的斑斓
褪色的终是岁月的沧桑
暖阳下极目眺望
淡淡的是白云
柔柔的是和风
心底早已弹奏
层林尽染的协奏曲

如果生命必得选择一种色彩相伴
在寒冬点燃的一树树火红
也许是最好的诠释
年年如期赶赴的红叶之约
帮秋天完成精彩的结尾
帮冬天开个绚丽的开头
当寒冬悄悄推门而来
用漫透情愫的红叶
温暖整个冬天

站在岁月的门槛 | 字加华

流言无语 岁月如刀
雕刻时光沙漏的曾经过往
霜白的两鬓 涂抹
走过的每一个足迹
来不及回味
一年 又匆匆而去

站在岁月的门槛
远望苍茫大山
那被风雨洗礼的苍松
在四季的更替里
挺拔出伟岸与笔直的苍劲
每一片落叶都写满
诗意的音符

站在岁月的门槛
我紧握手中的笔
在洁白的稿笺上
一笔一画书写着人生的又一篇章
躺下 是洁白的起跑线
站立 是奋进的指挥棒
抬脚踏过门槛
又是匆匆一年留在了身后

时光与生命的墨韵交响

霍永安

岁末年初，一种独特的氛围悄然弥漫开来。平日里，我们在生活的浪潮中匆匆奔走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驱赶着，难以真切体悟到“时光”深邃的内涵。时光不同于时间，时间是现实世界的刻度，而时光，是人生旅程的印记。然而，当新年临近，时光的感觉瞬间袭来，短暂、有限且急切，当我试图去捕捉它的痕迹，它却如灵动的精灵，向着年的终点奔去。

傍晚时分，我独坐书房，世界被暮色笼罩。灯闪了几下后突然熄灭，室内陷入黑暗。我摸索着，点亮一支蜡烛。刹那间，一年里与书法相伴的点点滴滴，在眼前徐徐呈现。

我试图从诸多的影像中寻找自己的足迹，哪些运笔的瞬间至今仍让我感受到当时的力量与心境？哪些字迹已被时光的尘埃所模糊？哪些是曾经书写过却被丢弃在角落的纸张？烛光中，我仿佛看到一支毛笔悬浮在空中，笔尖的毫毛似乎还带着墨汁的润泽，它似乎在问我：你在书法的道路上留下了怎样的足迹？

这支毛笔，承载着我多年的热爱与执着。它见证了我从初涉书法时的青涩稚嫩，到逐渐掌握笔法的小心翼翼，再到后来能够自由挥洒的畅快淋漓。如同那些伟大的书法家，他们虽已逝去，他们的生命却在一笔一画中得以永生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历经

岁月的洗礼，字里行间的韵味与气质，穿越千年的时光，依然能打动每一个欣赏者的心灵。书者已逝，他们的生命却融入灵动的笔墨之中，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星。

所以，时光何曾真正消逝？纸张会泛黄、破损，但上面的字迹所蕴含的精神不会磨灭。每一个笔画，都是书写者生命的一部分，是当时心境、情感与思想的凝结。书法于我，如同时光于生命的交响。当我拿起毛笔，蘸满墨汁，在宣纸上落下第一笔的时候，我的时光便开始在那黑白的世界里沉淀。我的喜怒哀乐、我的思考感悟，都化作了或刚劲有力、或婉转流畅的线条。

书桌的一角，堆放着我的众多书法作品。有些是随手为之，有些则是精心创作。那些宣纸，因为被反复书写，已有了些许褶皱，而这褶皱，何尝不是时光的痕迹呢？我的时光，就在一次次的书写中，被安放在这一方小小的书桌上，转化成一个个富有韵味的汉字，以及一幅幅充满生命力的书法作品。

就在这时，电来了，灯光照亮了整个书房。那些在烛光下显得神秘而深沉的书法用具，在灯光下恢复了平日的模样。毛笔静静地躺在笔架上，宣纸平整地叠放在一旁。我想，在与书法相伴的日子里，在每一次的书写中，我已经留下了时光与生命的墨韵交响……



“李桂科还很俭朴，一辆1986年买的单车，他下乡、回老家都骑，直到退休。现在这辆单车已摆在麻风历史博物馆，成为时代的记忆，麻风防治的见证。”

杨芬说：“老李是个孝子，对父母很孝顺。他住在农村，又是长子，为了替父母分忧，他什么事都做，弟兄姊妹的事都是他的事。他命苦，星期六、星期天只要在县城，他都要回老家看看，连籽种都要帮弟兄姊妹买。他的母亲身体不好，七十岁时突然中风。那时候，老李白天上班，晚上就回十余公里外的老家照顾母亲，风雨无阻。经过他的悉心照料，母亲恢复到能走路。对于老年中风病人来说，真是奇迹。现在，二老都已过世，老父亲不在。现在已登九十高龄。但父母不在，弟兄姊妹还在，老李还是得经常回去照顾他们的生产生活。”

星期天，也是洱源大街天，麻风康复者和他们的子女都会来李桂科家。对此，最为难的应当是李桂科的家

属。杨芬坦言，起初麻风康复者来的时候她是难以接受的，尽管她是医务人员，但还是担心娃娃被感染。她也不相信那些麻风康复者真的已经治愈。他们走后，她就跟李桂科吵起来，似乎要把满腔怨气都撒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。

李桂科仍是笑着，不急不缓，慢悠悠道：“杨芬，你莫急，听我解释。”杨芬哭骂道：“你搞麻风病几十年，害得亲戚朋友都不敢登门，你还把麻风病人领进家门。两个娃娃要是被感染，我就跟你拼命！”

李桂科叹了口气说：“杨芬，你是学医的。这些都是麻风治愈者，是经过查菌确诊过的。你要相信医学。再说了，即便就是真有麻风，95%的人都具有天然免疫力嘛！我怎么会拿妻儿老小的健康做试验？”

“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凡事皆有可能，万一染上咋办？再说了，咱们都是从医的，还能理解。左邻右舍怎么看？亲戚朋友怎么看？以后还有

谁敢来我们家？我已经跟着你被误解了几十年，我真希望我的生活会正常一点！”

杨芬呜呜地哭了。两个孩子也跟着哇哇地哭起来。

李桂科沉默了。他抬起头，捋捋稀疏的白发，看着远处的罗坪山出神。不知何时，他头上仅存的白发，也已渐如罗坪山的雪线。

等杨芬哭够了，李桂科走到她身边，轻抚着她的背说：“杨芬，我们学医之时，就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受点委屈正常。总有一天，整个社会都会理解我们，支持我们。但是，那些麻风治愈者，如果我们都不让他们来家里，他们能相信自己已被治愈吗？他们的身体虽已康复了，还有漫长的心理康复期。让他们到咱家来，也是心理康复的方式之一。要鼓励他们重新融入社会。他们来找我们看病，是因为别人不愿帮他们，我们不帮谁帮？”

李桂科的一席话，终于打开了杨芬的心结。杨芬擦干眼泪，深情地凝视着眼前这个平凡却又伟岸的男人。其实，最受委屈的还是他，做了那么多常人难以做到的好事善事，换来的却是世人的曲解。在医学这个领域，一名好的外科医生，可以因为手中那把柳叶刀受到万众追捧，一名专治疑难杂症的老中医，在患者的心中可以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一名好的教师，众多的学生家长都会趋之若鹜。可是李桂科呢，很多人却是唯恐避之不及。别人不大了解，可杨芬应当明白。

连载 14

深冬平坝海

范茂华

深冬平坝海如诗又如画，我遇见便喜欢上。

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，月亮还没退场，在天边，在天梢，日月同辉，神奇瑰丽。

一顷蓝天映着一排水杉，金色的柳枝还沉浸在秋天里。鼠尾草拂着灰黄或淡紫的花絮，无边的宁静笼罩了平坝海。

沐浴着暖阳，漫步湖边，完全感觉不到冬天的寒意和萧索，这里似乎不属于冬天。美人蕉依然展示着坚韧的灿烂，蓝花楹依然伸展着绿色的漂亮叶子。青草覆盖了湖岸，草尖的露水亲吻了我的裤脚，一不小心碰碎了它昨夜

梦，化作七彩的光。

长青的榕树正在生长，柳枝青黄相交，睡莲开了谢了，托举着碧绿的叶盘，安静守护着梦想。湖中野鸭追逐嬉戏，湖面荡起碎金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显然野鸭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温度，春天已在路上，你准备好迎接的姿态了吗？

我把整个身心浸润在自然里，接受阳光的抚摸，温暖流入血管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排尽肺腑的污浊，一呼一吸间，是那样地舒畅。

行走在绿荫庇佑的步道，我步履轻快，心情舒展，在美如春天的风景里，进行一次身心理疗，快乐的因子通过阳光

进入细胞，疯狂生长。

早晨的平坝海，安静中演绎丰富，可健身锻炼，可散步怡情，或者在湖边读书晒太阳，享受独特的休闲时光。这里阳光如瀑，温暖如春；这里草长莺飞，花开烂漫；这里水鸟飞翔，和谐一体；这里碧空万里，心胸开放。深冬的平坝海荣枯相伴，有衰败的痕迹，也有坚韧的品格，风姿卓然，记录时光流转。草木一生，芳华一世，衰败或生长，死亡或新生，短暂或永恒，都是相对的转换。

我从湖边走过，我从冬天走过，走入春光烂漫的时空，水鸟在歌唱，我听到奔跑的脚步，坚定欢畅。

冬天来平坝海，遇见一场诗意时光。

校园新荷

游沙溪古镇

姜李浩

深秋的一天，我们去沙溪古镇游玩，沿途的风景美丽极了，连绵起伏的山脉层林尽染，粉嫩的樱花就像小姑娘的笑脸，金黄的稻草就像秋天的舞裙，火红的枫叶像小孩子的手掌，煞是好看！

来到沙溪古镇，爸爸就拿出单反相机教我拍摄照片。我兴致勃勃地这里

拍拍那里拍拍，拍到了树上的喜鹊欢快地翩翩起舞，拍到了古镇南寨门在烟雾缭绕中若隐若现，拍到了古戏台下追着小鸟乱跑“大脸狗”，拍到了玉津桥上骑马游览的游客……

石桥下一只灰鸭子把头扎进了水里，从水面看去，就像一只倒立的鸭子，在它反反复复倒立几次后终于抓到了

一条又大又肥的鱼，只见它叼着鱼飞快地游走了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，我想它一定是回家给鸭宝宝们做“红烧鲫鱼”吧！

夜幕降临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河边，回到古色古香的客栈里，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(作者为大理市下关八小82班学生)



门掩梅花自读书 陈迪君 摄